

说不尽锦衣夜行警世真幻



《锦衣》
莫言
《人民文学》(2017年第9期)

莫言终于出新作了——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上发表了剧本《锦衣》。这至少让读者的好奇心和期待感在数年之后,稍稍满足了一下,让那个“诺奖魔咒”的魅影暂时退到了远处。还是那个莫言,那个一向奇幻而诙谐、接通着乡土民间的莫言,那个满带着烟火气息、牵连着高密东北乡根根须须枝枝蔓蔓的莫言,那个来自地方性的原汁原味与五花八门的、一向有着蓬勃感性和丰沛戏剧感的莫言。从小处说,他以此再次印证和强调了他自己的写作风格,证明了他作为一个作家的戏剧能力,强调了他鲜明强烈的戏剧性追求与诙谐感

意;从大处说,他是用四两拨千斤的方式,不经意而又实实在在地延续了纯文学意义上的当代戏剧——这种古老艺术的气脉。从他的《霸王别姬》《我们的荆轲》《蛙》,到这部《锦衣》,他的戏剧创作颇有可观之处,更兼他几乎用了“戏剧体”写成的《檀香刑》,还有更多具有浓烈戏剧性的长篇,莫言构成了在文体与形式、语言和美学上的另一个现象。他再次用不凡的创造力证明,纯文学意义上的戏剧乃至戏曲并没有远逝,关汉卿、莎士比亚和汤显祖的气脉仍然活在我们的当代。

莫言依然可以靠着杰出作家的

创造力,来延续文学的核心要义,包括戏剧与戏曲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,包括小说本身的戏剧禀赋,叙事的戏剧性与诗意等等。这些问题事关传统、艺术的复杂的本体论问题,需要择机细加讨论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,莫言在当代作家中,在文体方面是最“无边界”的一位,他对艺术形式的混合杂糅与创生再造的能力,实在是令人瞠目。

《锦衣》叙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故事:清末之际,正值民不聊生,百业凋敝,污吏横行,妖孽四起,留日的爱国青年秦兴邦和季星官乔装夫妻潜回乡里,图谋举事。路见大烟鬼宋老三沿街卖女宋春莲,季星官一感不平,二则一见钟情。但很快,二人被捕快爪牙识破,秦兴邦逃走,季星官诈死潜藏。中间穿插了顺发盐铺掌柜,季星官的寡母,媒婆王氏及其官府鹰犬的侄子王豹,还有卖官鬻爵、鱼肉乡里的高密县令庄有理和庄雄才父子的重重纠葛。王婆、王豹因图谋盐铺钱财,设计让季母为远在东洋留学的儿子先行娶妻,致使季母让儿媳春莲与一只公鸡成亲。而王豹与庄雄才均垂涎春莲美色,数度前来纠缠,春莲誓死抗争,危急时刻季星官潜回家中为春莲疗伤,两情缱绻,终成夫妻。不料为偷听者王婆告发,庄氏父子带兵前来捉拿,正好被秦兴邦和季星官所发动的义军击败,王豹等爪牙则乘势投机反水,捉住庄氏父子。

剧情的混合意味非常明显,也像是《阿Q正传》或者《茶馆》,甚至莫言自己的《檀香刑》中的某些场景:有革命和近代史,更有民间生活场景、传统戏曲原型等,互相杂糅,成为一个离奇曲折、跌宕起伏的故事。以作者自述的话说,“故事原型”为“革命党举义攻打县城的历史传奇与公鸡变人的鬼怪故事融合在一起,成为亦真亦幻之警世文本”。这里有英雄救美,有移花接木,有善恶必报,也有偷梁换柱,种种旧戏中常见的结构与主

题,在其中都有体现。当然,最重要的是,它再度深入探究和处理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与社会问题,既生动再现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各种弊病,披露了人性的致命缺陷,又从文化、制度、伦理甚至文明的层面,深入揭示了历史、社会变革的深层次原因。可以说,莫言以他独有的戏剧性笔触,通过人物的对话,活脱脱将其彰显无遗。

当然,民间生活场景依然是重要的。买卖婚姻与婆媳关系,说媒拉纤与混世青皮,近代中国的衰败与流氓文化的盛行,其相辅相成的关系,在这部剧中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。

在艺术的谱系上,《锦衣》的复杂性更是难于匆促说清。窃以为,其中有关汉卿和莎士比亚的影子,有《水浒传》的胚子,有鲁迅和老舍的骨架子,更有民间戏曲的各种元素与壳子。感觉它在奇迹般地复活地方性戏曲这样的质素与形式。若是吟咏起来,完全可以套上不同戏曲的唱念做打,再现一台精彩大戏。按说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,现如今没有什么人会对此般艺术类型抱有信心,但莫言恰恰就以他点石成金的才能,彰显出这种艺术形式的生命力。

还有风格。莫言一直在刻意地用“障眼法”或者喜剧性,来处理或者中和其作品的批判力与悲剧性。他成功了。无论是《酒国》《檀香刑》,还是《四十一炮》《生死疲劳》等,都是如此。或许这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欲扬先抑和“锦衣夜行”,当然也是更高层次上的“警世奇幻”,或者艺术的辩证法。

莫言有着令人惊讶的感性才华,在任何情况下,他的观念都不会压倒其艺术形象。他的传神之笔,寥寥几下就能够点活一个人物,激活一种性格,展开一种话语或腔调,使之在他的艺术王国中披挂上阵,肩负起讥讽世事、鞭挞人性的激越使命。《锦衣》中的人物,尤其是。(来源:新华读书)



《我不》
作者:大冰
出版社:湖南文艺出版社

《我不》延续了大冰以往的写作风格与叙事方式,讲述的依然是真实的江湖故事。有十年如一日坚守藏地、为藏民基础教育尽一己之力的书店老板老潘;有亦正亦邪浪荡洒脱,散尽家财救助灾区、带重病母亲游历世界的浪子大洋;更有木讷寡言对绝症女友不离不弃的歌手蠢子。书中的每一个众生,都在对命运说:我不!



《牛栏关不住猫》
作者:李松
出版社:新华出版社

《牛栏关不住猫》在阐述中国历代廉政文化的同时,还梳理了许多重要政史知识,读来轻松而具有实用价值,为政府机关、企事业单位的党员干部提供一部好的学习辅导读物,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律己修身、践行党规党纪的手册,成为广大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参考读物。



《人工智能真的来了》
作者:杨澜
出版社:江苏文艺出版社

2016年,杨澜带领团队历时一年,走访美国、英国、日本、中国等国家的20多座城市,采访了30多个全球重量级实验室及研究机构的八十多位行业专家,制作出《探寻人工智能》纪录片。在剪辑纪录片的过程中,杨澜用媒体人的人文视角,独特的亲身体验以及细腻的情感,全面记录了那些改变世界的人和事。

大清帝国晚年的政治气象



《天鼓: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》
侯德云
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侯德云的历史随笔集《天鼓:从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》惊艳亮相。有关“天鼓”,侯德云引证了古人的诸多解释。古人云:天鼓乃“天神所击之鼓”,“天鼓震则有雷声”。葛洪《抱朴子》云:“雷曰天鼓,雷神曰雷公”。李白《梁甫吟》:“我欲攀龙见明主,雷公砰訇震天鼓”。侯德云曰:“说白

了,天鼓,跟京剧《天雷报》里的‘天雷’,是一回事,即自然界中的雷电。”

有意思的是,慈禧老佛爷常看京剧《天雷报》,特别是在戊戌政变之后。按侯德云的理解,老太后这是给光绪看的——给你一点颜色看看。众所周知,康有为的戊戌变法,特别是他疯狂的“围园谋后”之计,让光绪

背上了这一辈子最大的黑锅,在太后面前再也说不清道不明了。站在政治的语境里,你是老太后钦命的帝国接班人;站在民间的语境里,你是老太后抱养过来的养子。你这样做,对老太后是绝对的不仁不义不亲不孝。而京剧《天雷报》,讲的恰恰是一个弃妻功名发达之后,不认含辛茹苦把他养大成人的养父养母,老天爷看不上,让雷公出面,直接把他劈死了。慈禧对戏本还作了改良,特别增加五个雷公、五个闪电等情节——看意思,一次劈死还不中,还得一劈再劈。

老佛爷与光绪,不是普通的人,他们的关系与博弈,演绎的当然也不是一己一家之命运,而是一朝一国之命运。问题是,大清国运,仅与这母子俩的博弈和治国水准相关么?

侯德云认为:“对大清帝国而言,‘雷公砰訇震天鼓’的不祥之兆,就出现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期间。”之后,庚子年的义和团运动等,已是“天雷引燃地火”了。于是,侯德云的全部叙事,就围绕着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展开。

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牵涉到大量的历史事件、历史人物。侯德云按照内容把它们划分为三卷:事件、人物和思想。然后抽丝剥茧、娓娓道来。虽然都是老话题老人物,但是,每篇都不乏新意。所谓的新,一是视角,二是材料,三是阐释,四是文风。不愧是老道的读书人、品书人、小说家。他对晚清这段历史的打量,倒是很合乎大家的口味:

一是犀利的思想锋芒,全书金句

不断:“执政者最大的敌人是自己”、“戊戌变法,完全暴露了天朝的非理性治国思维”、“爱唱红歌的清流党”、“大跃进式的变法进程”……通过这些金句,思想的锋芒直刺你的心脏,由不得你不跟着转动。思想的快感尽在其中。

二是浓烈的趣味化叙事,品书多了,写字多了,侯德云的文字,行云流水,幽默可爱。这也是他把此书称作历史随笔的主要原因,就是以文献史。既没有历史八股文的匠气,也不乏历史的凝重思考,只不过赋思想于嘻哈,掩凝重于俏皮之后而已。阅读的快乐也就尽在其中。

三是全方位的立体扫描。中国史学界,传统视角写甲午的多了,但大都有一个缺陷,没有把日本当作当事双方一对等的主体来打量。一句话,一个世纪前的一场败战,我们到今天还没有对对手足够的研究。自从雪珥这匹黑马杀进史学界以来,这种境况有所改变,那就是有关甲午的史著中,给了日本足够的扫描。侯德云也是这种视角。有了这种视角,才谈得上历史研究,否则,只能叫历史的祥林嫂,除了哭诉,还是哭诉,听众听得不明所以。有关国内状况,不管甲午,还是戊戌,侯德云的视角,也有立体的意蕴,除了扫描康有为的成事不足,败事有余,还扫描了袁世凯的无奈,李鸿章的难为,清流党的口水,特别是光绪这个小孩班班长与小英雄气概的一面。这些扫描,对于受众一贯的板结化与扁平化思维,有十足的消毒之功能。(来源:新华读书)